



文学的情怀

龚奎林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文学的情怀

龚奎林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的情怀 / 龚奎林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 - 7 - 5033 - 2516 - 8

I. ①文… II. ①龚… III. ①文学理论—理论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7338 号



书 名: 文学的情怀

作 者: 龚奎林

责任编辑: 张 鹰

封面设计: 汪梦狄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 66531659

E - mail: jfjwyb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33 - 2516 - 8

定 价: 23.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编号:BC2W086) 成果

自序

文学是人学,是展现人类生存于世界当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感受的载体,它通过诗性的书写和哲学的反思把个体的生存处世经验上升为人类的共性经验。因此,反映人生状态、追寻真善美、书写日常生活、精微表达人类经验和精神情感、锐意呈现人文关怀和人性光芒,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和作家主体性诉求的动力所在。也正因为文学的这种特性和作家的这种创作旨趣,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文学的星空里找到自己似曾相识的影子,都能够在文本中看到自己另外一面的镜像。换句话说,我们的日常经验经过作家的思维熔铸和逻辑编码后,都呈现在文学作品中,进而影响读者的思维方式和话语逻辑。我喜欢文学不仅仅是专业使然,而是人的内心律动、情感外化、梦想追求、喜怒哀乐都可以在文学的阅读中找到共鸣,你的未实现的所有抱负都能够在作品中找到孤独的身影或精神的补偿。

我自从小就喜欢读文学作品,尽管语文成绩不是很好,但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迷上了小说和连环画,我在课堂上偷偷地看《红岩》、《西游记》、《水浒传》以及金庸、古龙等的武侠小说和各种连环画,甚至放学了没日没夜地看,半繁体的字不认识就跳过去,看完了同学之间相互交换,正是这种偷偷地阅读,也许潜移默化了我的文学基因,注定了我的未来职业方向。也正是喜爱读书让我迷上了买书,尤其喜欢穷开心地淘旧书,这是一种乐趣,真的,那种感觉真好。因此,每

到一个地方我首先就会打听旧书市场在哪儿,然后找个合适的时间去逛。记得在赣南师院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校门口红旗大道的林荫树下摆了许多旧书摊,这是我非常愿意溜达的地方,那时候很多工人下岗、工厂倒闭,工厂资料室的藏书也就这样开始流通在旧书摊上,我的课余时间基本上消磨在这里,不管口袋里有没有钱。尤其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书,在与摊主讨价还价后获得的愉悦是快乐的,是难以名状的。还有那些曾经构筑起我快乐温馨的童年记忆的连环画,也成为我海淘的对象,甚至连我也慢慢懂得了哪些连环画是名家画的。以至到现在,我不仅有不少连环画,还喜欢看《千与千寻》、《猫和老鼠》等动漫卡通片。后来在河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开封古城的旧书市场和河大西门旧书一条街成为了我业余逛街淘书的好去处,也成为我最美好温馨的记忆。流浪的旅程,虽然经济很困顿,却也能在文学的阅读中苦中作乐。慢慢地,文学评论也成为我学术训练的载体。

对于我所生活区域里的文学,我更愿意去关注和评论,因为任何一个地方的文学都首先是这个区域的文化所熏陶浸染的,通过阅读,可以感受到该区域的文化脉络和作家的生活经验。因此,我的评论对象更多源于自己的行走和生命体验,我在四川读研、广东工作、河南读博,最后又回到江西老家工作,这种流浪式的旅途拓展了我的视野,尽管可能让我在情感体验上会处于失重和无根的状态,但却让我有了更为丰富的精神体验和更刻骨铭心的现代生存感。因此,我也更愿意去关注我生存区域的文化书写,因为每个地方的文学都有着各个区域文化的秉性因子,他们构建起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学特征和文化风貌。而四川的诗歌、广东的诗歌、河南的小说、江西的诗歌小说散文,都是该区域中较为丰富成熟的文体,我都非常愿意去关注、审视那些与我的内心相通并产生共鸣的作品。所以,在我的评论文字中,我更愿意通过作者本人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的关注,把作家的

存在经验与我的经验产生叠合的地方表述出来,进而展望日常生活中的诗意与美丽,去抚慰成长旅途中的阴暗与苦痛。

本书就是在流浪的旅途中断断续续写下的文字,第一章主要关注江西文学的发展,探讨江西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中所孕育的赣鄱叙事与人文关怀的特质;第二章以陈陟云、沈奇、谢长安、李轻松的诗歌个案探讨当下诗歌发展中的文化寻根与理想追求倾向;第三章主要是侧重于底层经验与生存书写,对打工诗歌及诗人郑小琼、安琪、池沫树、杜朗朗的诗作进行了个体性的分析;第四章主要评论了李少君、林典铨、吾同树及广东“70后”诗歌的生命张扬与主体叙事倾向;第五章则研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对文学的影响。对文学的思考不仅仅是我个人所愿,我也正试图带领我的同事和学生共同关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与当代小说传播》、《生命的悲剧意识与人文关怀》、《〈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的情感书写》就是我与同道郑建军、刘琴、洪霞一起合作的成果,感谢他们的分享。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希望井冈山大学中文系能够成为研究江西文学的重镇,我也一直为之努力。

承蒙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不弃,让这本书得以出版,在此表示感谢。这意味着一个阶段的结束,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是为自序。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赣鄱叙事与人文关怀	1
第一节 人文关怀与青春群像——江西青年诗人论	1
第二节 人间大爱的抒发与人性光芒的开掘 ——《中国大援建》解读	19
第三节 人文关怀与问题反思——陈世旭小说论	23
第四节 生命的悲剧意识与人文关怀——王晓莉散文论	33
第二章 文化寻根与理想追求	47
第一节 理想主义者的孤绝与悲歌——陈陟云诗歌论	47
第二节 古典意境的诉求和文化记忆的追寻——沈奇 诗歌论	64
第三节 历史记忆与文化寻根——谢长安《青铜调》 解读	73
第四节 水做的宿命论者——李轻松诗歌论	85
第三章 底层经验与生存书写	97
第一节 打工诗歌:现代性话语裂隙的底层叙述	97

第二节	悲悯与忧伤:郑小琼的意义	104
第三节	个人记忆的时间修辞学	111
第四节	流浪者的无根认同与人生叙事——江西籍 打工诗人池沫树诗歌论	117
第五节	灵魂之旅:个体的成长史——杜朗朗诗歌论	127
第四章	生命张扬与主体叙事	136
第一节	冷抒情时代的自然书写:李少君诗歌论	136
第二节	低与慢的人生叙事和卑微中不屈的精灵 ——林典钊诗歌论	141
第三节	主体认同与人文关怀——广东“70后”诗人论	153
第四节	“树”的隐喻:成长经验的书写和民间立场的审视 ——吾同树诗歌论	165
第五节	生命变奏的音符——阿毛诗歌论	179
第五章	文学媒介与情感传播	188
第一节	媒介生态视野下的新世纪诗歌论	188
第二节	《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与当代小说传播	200
第三节	《人民日报》与“十七年”文学生产	214
第四节	《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的情感书写	227
附录:	他十二年文学评论生涯发表近百篇评论文章	兰兵 239
后记		243

第一章 赣鄱叙事与人文关怀

第一节 人文关怀与青春群像——江西青年诗人论

一、江西诗歌地理现状

任何一个世俗生活中的个体都是区域文化中的个体,作为文化守成者的诗人自然也是在区域文化熏陶下成长的诗人,只有经过地域的检验才能走向全国,因为他们受到地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熏陶和浸染,吸收了地域所赋予的独特文化内涵和审美特性,并把这种内在积淀与外在世界、个体经验和多元文化进行碰撞,从而走向更广阔、更坚实的文学精神存在。因此,对于地域诗歌的思考其实是为了寻找地理文化与人的精神关系和诗学意义的关联,透过地域诗歌不仅能够反映地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更能够寻找区域文学的发展规律,体现地域文化的特色和个性。作为一个不断沉积而稳固的地理区域,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培育出无数德才兼备的文人雅士,如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江西诗派、同光体,甚至以地理命名的“临川才子”享誉天下,他们在诗词与散文的光芒中走向中国。所以,江西文坛名家辈出、钟灵毓秀、云蒸霞蔚。江西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灿烂的历史光芒,究其原因在于江西的地域环境(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文化地理环境)对江西文学的影响巨大:江西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三面靠山、北面靠水,而且赣江和其

他支流承“+”字贯穿整个南北,赣南山脉、井冈山、庐山、三清山、龙虎山以“()”形状环抱了整个赣江大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的博大、宽广往往塑造人的性格,而水是美丽温柔的,老子曰:上善若水,在山水养育下的江西人自然就具备了文学想象和思维异常活跃的灵气,如王安石、欧阳修、杨万里等;同时,江西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地产丰富,养育了无数江西或外籍入赣的好儿女,因而民风淳朴、社会和谐,也就有了创作的基础;经济的富庶和自然地理的山水和谐促进了江西文化的发展,也培养出江西人勤劳、坚韧、善良、纯朴、宅心仁厚的文化性格,并作为一种区域集体无意识内化在江西区域文化氛围当中,这种文化积淀在与质地互异的中原文化的南迁博弈中逐渐撞击、融合。所以,江河的蔚蓝与深邃、小桥流水的轻柔与滋养、大山的灵动与神秘渗透着这片土地与人的成长,而绵延于江西南北这一弧形环状的大山,一方面具有阻挡外来侵袭、保卫家园生产的屏障作用,另一方面则又阻碍了与内地的交流,迫使江西人依靠个体的勤劳开垦山水。因此,江西人受到山江河文化的无意识思维影响,具有勤劳品格、开拓性思维和亲和意识,江西文学在赣江流域轴线、山水轴心这一江西地理迁移中逐渐具有了江西这一地理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自然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但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江西的经济发展因地处内陆且历史积淀太重而相对缓慢,因而有不少作家“孔雀东南飞”,但更多的江西作家则是坚守这块红色土地辛勤耕耘,在生命体验和人性观照的基础上创作了不少沉甸甸的厚重之作,因为他们具有江西人的传统文化性格,通过文学来提高个人修养,通过文学来安抚困顿的心灵,从而舒缓物质文化退缩下的现代性焦虑。

江西诗歌经历了红色诗歌、新时期改革诗歌和新世纪诗歌三个时代,尽管与全国各省的诗歌尤其是四川、广东等省诗歌相比,存在

一定的差距,但作为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内陆省份,还是创造出了许多文学佳话。天下第一山井冈山和赣江源头赣南苏区作为江西山水轴心的表征成为新中国江西诗歌歌咏的主要内容,“十七年”时期的红色诗歌歌唱江西这块红土地上革命者的鲜血与激情,他们从内心深处讴歌社会主义与共产党,讴歌领袖与人民子弟兵。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燃烧在整个中华大地,那种文艺的欣欣向荣也在赣鄱大地响彻,他们抒发自己抑制不住的诗情,在岁月的沧桑之后凝聚对赣鄱大地井冈儿女的热爱。在新世纪,诗人的单打独斗在《创作评谭》、《江西日报·井冈山》等报刊的撮合下,逐渐集体发力,江西诗群正悄悄地急行军,追赶中国诗歌的脚步从未间断。在短短的几年内,江西诗坛基本形成以南昌、上饶、赣州、吉安、萍乡五大地域诗群为主体的创作生态。他们提取日常生活的细节走向精神的诗意化,以诗歌的形式去建构现实生活和世俗人生中的喜怒哀乐、人生情感,扩大了诗歌的组合范畴和主体素材的拓展,以诗歌传统去抵抗无名化、多元化的大众消费文化,在心灵空间中获得精神自由和审美愉悦,和全省其他地市的诗人及旅居外省的江西籍打工诗人共同组成了江西诗歌地理版图。对于江西60年的诗歌发展,李贤平等诗歌评论家曾进行过专门的梳理与论述。

从传播学而言,江西诗歌以“谷雨诗会+纸质报刊+网络媒介”的诗歌立体传播方式向全国推介,正逐渐走向繁荣。1961年,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倡导每年谷雨期间召开诗会,诗歌在江西红土地上便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壮大起来,谷雨诗会于“文革”期间被迫停止,1980年被恢复,每年一届的谷雨诗会培养了无数诗人,谷雨诗会成为江西诗坛的“晴雨表”,反映着江西诗坛的兴衰。同时,江西诗歌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推力,那就是半个世纪以来在江西生长的刊物和报纸,他们通过作品刊载和诗歌评论推动着诗歌的传播与发展,先后有《星

火》、《百花洲》、《创作评谭》、《文艺理论家》、《江西日报》、《江西青年报》、《南昌日报》、《上饶日报》、《萍乡日报》、《井冈山报》等各级报刊积极挖掘江西元素,有意识地聚合江西诗人集体发力,组织了一系列诗人诗作专刊专版,向全国诗坛重磅推出“江西诗群”,为江西诗坛走向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其中尤以《创作评谭》最为持久,这与涂吉安、刘华、傅修延、梁琴、江子、王晓莉等历任主编的理念有关,《创作评谭》2002年第3期推出且被《诗选刊》转载的“崛起的江西诗群”大展,影响巨大,在这里,“江西诗群”以一个集团性概念向全国正式展示,表达了江西诗人的一种自我证明的诉求。而民间诗刊和诗选本如《新江西诗派》(上饶诗人滕云主编、青年诗评家谭五昌执行主编)等的出现,使更多的诗人作品得到肯定、传播和被人接受、阅读,诗歌的生态环境日益自由宽松,文本创作也更具个人性和自由化。而且网络的崛起以及诗歌网站、个人博客的兴盛,更是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网络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诗歌媒质编辑和传播的单一结构以及垄断性地位,诗人不必因为美学旨趣、编辑口味、刊物规范等问题有意迎合刊物的口味。它有效地解决了诗歌在这个时代发表和出版难的问题,使很多新诗人和诗歌爱好者迅速进入公共视野和诗坛。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勾勒的复制景象在网络化的诗歌时代皆以实现,本雅明认为,所有的读者都变成了作者,读者、作者和批评者频繁互换,没有专家和权威,在“众声喧哗”中到处是虚拟情境,意义不稳定的碎片,即时交流。这些场景如今都以网络在场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网络的自由性和包容性在虚拟空间赋予了诗人、诗歌爱好者平等自由的话语权及对话权,有效地解决了诗歌在这个时代发表和出版难的问题,大大刺激了诗人的创作激情,从而使很多新诗人迅速进入诗歌界。

正是在江西文学地理学的意义观照下,江西诗坛出现了南昌诗群、上饶诗群、赣南诗群、萍乡诗群、吉安诗群等地域群落,涌现了刘华、熊国太、陈安安、程维、凌非、王治川、颜溶、牧斯、江子、邓诗鸿、李晓君、聂迪、汪峰、胡刚毅、邓玉生、徐明、黄晓园、蒋为农、三子、褚兢、渭波、徐勇、傅旭华、紫薇、金恨铁、滕云、亿华、林莉、布衣、毕伟生、胡锵、傅菲、夏斌斌、阳阳、圻子、唐恒、赫东军、贺小林、马策、龙泉、文向滨、杨瑾、曾纪虎、老德、王一木、杨晓茅、冷光辉、龙安、雁飞、王彦山、婧苓、水笔仔、范剑鸣、杨景荣、吴素贞、章晚华、采耳、李凌云、萧宁、五里路、王小荣等诗人。同时还涌现了汪雪英、池沫树等江西籍打工诗人和高校如井冈山大学南风诗歌群落邓小川、刘理海、李路平、吴临安、罗玉旭、涂序团等以及周兴、柯金寿、柳陶等校园诗人。他们通过语言书写反观当下、想象未来,在浮躁的冷抒情时代细致咀嚼外宇宙并回归内宇宙,从而在情感和生命体验之中获得精神空间的生存与穿越,推动着江西诗歌的发展。

二、人文关怀与青春群像:江西诗歌特质

诗言志词言情,诗是情感的艺术,是通过情感书写来呈现世界经验和生命感怀的。如马利坦所说:“诗是精神的食粮,但它却不能充饥。相反,它只能使人更加饥渴。然而这正是它的崇高之处。”(《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这不仅说明了诗歌存在的精神性内涵,也说明了诗人对艺术无止境的追求与渴望。最近几年,江西诗坛尤其涌现了三子、林莉、牧斯、龙安、邓诗鸿、聂迪、王彦山、婧苓、布衣、水笔、范剑鸣、杨景荣、吴素贞等一批青年诗人,给江西诗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们耕耘在传统农业大省赋予的大地、乡村、故乡等古典而浪漫的意象之中,注重日常记忆的储存,贴近情感积淀,穿越现实的平庸与青春的迷惘,坚持把自己已有的经验世界和情感天地当成审视和表现的主要对象,采掘日常生活的本相和生命百态的况味,以人

文关怀的阅读视野、青春群像的发力方式记录自我的生命体验、情感轨辙和心灵沉思,寻找诗歌的理想境界,抒发着赣鄱诗意与典雅诗情。正是他们的执着努力,其作品纷纷登上名刊大刊,获得了许多重要奖项,成为江西文坛的“青年近卫军”。他们打捞着历史的文学碎片,寻找着江西区域文化的价值认同,展现了江西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和区域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原貌,并以多种脉络交织的空间维度配合着历史叙述的时间维度和文学精神体验维度,凸显出江西诗歌独有的生命特质、审美形态。

邓诗鸿的诗大气磅礴,大型组诗《青藏诗篇》是对青藏大地的一次全景式扫描,以一个外来汉的视角去凝视那雪域高原上的神秘、苍茫、孤寂、辽远以及生灵的庄重,那种博大的气场凸显出宇宙天地间个体的渺小与卑微。正如诗人自己所说:“诗歌作为一种自在的沉默的运动,是心灵的呻吟与诉说,是苦难和碎片在灵魂中的瞬间闪光与呈现,是一种难以诉说而又使生命和疼痛无以复加的一瞬间的生命状态。”邓诗鸿在诗中书写了藏族同胞对宗教精神的虔诚、对苦难的坚忍和对人生意义的执着追求:“朝圣的人,面容枯槁,神情憔悴/却神色若定;目光既汹涌,又平静/匍匐的身影,加深了他的固执和坚定//……//落日抓住了他,朝圣的人/落日,瞬间镀亮了他的倔强/和虔诚,也照亮了一个异教徒/内心的忧郁,和寒冷——”(《朝圣的人》)朝圣者不惧怕苦难,凭借虔诚的信仰力量穿透外在世界给予的痛苦。在《内心的喜马拉雅》中诗人这样表述:“一个朝觐的异乡人,目睹了/尘世中最巨大的山脉/温柔,而宁静的一瞬。”对于朝圣者而言,宁静的雪山是他最温柔的同伴。大自然的美丽、宁静在诗人天然敏感的语言词汇中显得如此厚重、高雅与尊贵:“在可可西里,我要感谢伤心的远山/和落日,它们的隐忍,和克制/加深了此刻的苍茫,浩渺和不动声色”(《可可西里》),晶莹剔透的白雪刺破了尘世的喧嚣

与污浊,以其高蹈和大美征服了芸芸众生的飘渺浮世,生命的坚韧、执着就在雪花的快乐中呈现,这是一个诗人对美丽江山的由衷的敬畏。于是“在祁连山,一个遥远的外乡人,凝滞的左脚/一旦迈入,右脚就不愿再踏出”(《祁连山》),这种宁静、自足与怡然自得是容不得外人的打扰。诗人邓诗鸿通过诗意的语言描绘了雪域高原的浩森、挺拔和那里自由生长的人们的坚忍、执着。

也许乡土是我们最温暖的记忆,不管现实状况如何,但在我们的心结中故乡是我们快乐的源头。在现代性场景中,“故乡”构成了雷蒙·威廉斯所说的一套“情感结构”,也就是说,“故乡”成为坐在陌生城市里的诗人的想象域。当他们远离乡村“侨寓”(鲁迅语)在都市之时,身份的转变并没有让他们忘记生命的起源而保有故乡的记忆,所以就有了故乡情结,这是一种以乡村为场地背景的亲情文化,是对外来文化、城市化以及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躁动、生疏和焦虑感的想象性补偿。因此,他们写到大地、亲人、田园、青春、农业文明,他们的“乡土”在恍惚的心情中成为青春祭。所以这些诗几乎都带有某种感伤的、忧郁的、忧伤的情调。正基于此,范剑鸣试图回味童年那段物质并不富裕但精神却很富足的生活,重返精神的故乡。《一位老农蹲了下去》表达了游子的故土情结,诗歌通过一位老农的活动场景来书写对农民的敬畏,因为他们的劳作喂养了一代代人,正是在长辈们的耕耘下,才有了收获,才有了我们的成长与离去。诗歌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精细的一个慢镜头呈现生活的广袤,就在老农“蹲下”的过程中,丘陵、天空、房屋、向阳坡、田野、大河、阳光、村子都在向他致意。而与老农相对应的则是另一番所谓现代化的景象,打工者在都市中逐渐远离了乡土,他们早已忘却了童年的记忆,他们的回乡也只是布置着都市克隆到乡村的场景,乡土的气息已经远逝,在挽歌的时代里我们无法自拔。《山村》对故乡与外婆的思念总是那么醇厚,尽管时

空阻隔,但对亲人的念想却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温暖的一丝牵挂:“听到外婆去世的消息,我就知道/离开小山村,只有一条不拐弯的/道路,唯一的……”

诗人杨景荣在游刃有余而又不动声色的诗歌叙事中对日常生活和底层世界进行观照,从而站在独立的民间立场抒发自己对现实存在的经验想象、异化批判和哲理反思,重现个体生命体验、存在的个体生存处境、对历史的悲剧性和荒谬性体验,其诗歌弥散着鲜明的草根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倾向,对日常生活的审视总是充满一种灰色调,他通常把时间、空间、生活、物质、情绪等以诗性的语言调动起来,进行人生叙事与新旧乡村的现实还原,如《病态》、《牙齿》、《访竹桥古村》,这种情感是美丽的,但这种感受却是沉重的,甚至以一种悲凉的氛围来呈现现代化愿景中的乡村的孤寂。例如他的一首诗从农民工的视角来审视一把旧宅门前生锈的、已经打不开的锁。这与杨景荣的诗歌主张相吻合:“现代诗歌要讲究意象的相对单一和语言的纯净。”需要“大量使用铺陈,极力捕捉细节,力求写出纪实性和在场感”。在《箜篌引》组诗中,诗人抓住生命中长久的、尖锐的刺痛,呈现底层生存和悲悯情怀的道德力量。而《树上有十只麻雀》诉说了人类自然万物的迫害与残忍。同时,诗人对时间的流逝非常敏感,他的很多诗都融入了“时间”意象,表现了诗人的警惕。如《访竹桥古村》就以时间流逝展现不同参观者对古村的不同感悟,当其他同行者欣赏古村的建筑时,“我”却看到了时间之觥给以古村的伤痕、衰败与不幸:“看见了它的白发和皱纹”,“看到了它缀在胸口上的花朵和伤口”。也许对于诗人来说,自然远比人类更为纯洁可爱,《一棵乡下来的桂花树》就诉说了桂花树在乡村与城市间的差异及其悲剧命运,因为它被迫离开了养育它的沃土,人类对自然的摧残可见一斑。《对门的女人》、《乡村纪事》就描写了现代化背景下乡村的不幸、无奈以及